



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同志在主旨演讲中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也即要建立多层次人文合作机制,其核心是“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回溯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输出,对于我们领悟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背后,离不开文化的驱动,以及正确认识“一带一路”建构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具有良多启迪。

古代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发端于唐代,盖因盛唐经贸繁荣,陆上丝绸之路已不堪重负,随之乘历史长风,兴盛于宋元。当时的泉州作为东方第一大港,无数舟楫扬帆出海,给印度、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阿拉伯和欧洲、非洲等众多国家送去灿烂的中华文明。

以日本来说,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曾有过春天葱茏般的友谊,且不说日本在中国盛唐时期,委送一批遣唐使前往长安朝圣,学习中国的经史子集及诗歌、礼仪,归去进行大化改新,一跃从奴隶制社会迈入中世纪的农耕文明,单就其弘扬佛教而言,世代蒙受其利。据日本谈海真人元开所著《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随从鉴真东渡日本的

14位弟子中有泉州超功寺昙静法师。昙静在日本担任传戒师,足迹遍布乡村市井,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当旅人来到日本古城京都,奈良,不仅浩叹其汲取唐代长安、洛阳的格局,古韵盎然,而且可在幽静的寺庙里聆听晨钟暮鼓,感受悠然、飘逸的中华文化。

宋元以降,泉州商人、僧人赴日本者络绎不绝,其中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范道生的

古代丝路的文化输出

秦维究

法师东渡长崎,为福济寺、万福寺、崇福寺等雕塑佛像,如崇福寺的十八罗汉,万福寺的观音菩萨、弥勒佛、韦驮、达摩等,至今仍香火旺盛。清康熙九年(1670年),大师重返长崎,同年深秋病逝于斯,年仅36岁,其墓尚在长崎崇福寺后山的丛林之中。

泉州与琉球的文化交往亦可圈可点。姚旅成书于明万历末的《露书》,留下了晚明泉州艺术家远行琉球演出戏剧的情景。该著云:“琉球国居常所演戏文,则闽子弟为多。其官

眷喜闻华音,每作辄从帘中窥。宴天使,长史恒跪请典雅题目,如《拜月》《西厢》《买胭脂》之类皆不演,即岳武穆破金、班定远破虏,亦以为嫌。惟《姜诗》《王祥》《荆叙》之属,则所常演,每啧啧羡华人之节孝云。”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琉球人十分喜爱中华戏剧,尤以崇尚孝道、操行的戏受到欢迎。从中亦透露了中国的儒学经程朱理学修正、奠定其“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后,琉球人乐意以此树立营建家教伦理、为人处世的标杆。

在中国船队从泉州劈波斩浪,驰向大海的同时,许多国家的商人、僧人、文化使者也源源不断地来到泉州,学习中华文明,不少先贤则永远留在了东土。诸如明天顺二年(1458年),锡兰国王派王子世利奉使泉州,从此其子孙繁衍,21世纪初叶,王子后裔已然被考古界、人类学研究者发现。60多年来,泉州出土了200多方伊斯兰教墓碑、墓盖石等,他们是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宗教领袖、传教士、文化使者和商人。这些足以证明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

在全球化浪潮几经波折,又将重启航程的前夜,站在东海之滨,由衷希望中华文明更多地从“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过慕尼黑黑芬堡观中国之阁
从来崑崙向天涯,景云照壁非虚夸。
筵开十重琉璃殿,舞曳百媚透薄纱。历世恍闻喧号鼓,百代瑶阶湿露华。裂管紫阁纷云韶,萦弦青峰惊暮鸦。犹思鸾鹤使中土,西引珍奇溢宝车。碾镂金玉出名器,质韞珠光色无瑕。佳瓷冰裂难认泥,红瓷盏斗声琵琶。培治回路由仙指,粉青轻染出豪奢。再陷云母冷画屏,七宝缀珠作时花。野客酌霞入蓬壶,高士吟月动星槎。等闲寒蟹度龙阁,桃李落尽见枝桠。念彼颠狂慕上国,叹我运蹇势转差。不知笙歌落谁家,难会时难除。御天犹自错金奏,日升笙歌落谁家。

集云诗钞(七)

汪涌豪

许多人看来,慕尼黑黑城郊芬堡宫最吸引人的地方要数“美人画廊”,它由维特斯巴赫家族中最爱美的路德维希一世下令建造。或许这位国王本人太多风流韵事,这里陈列的近百位美人画像每每使人浮想联翩。但我更喜欢的是其中的“中国之阁”(Chineselacquier)。在芬堡堡建成的时代,欧洲正流行中国风,拥有中国物件成为人人羡慕的时髦。这座“中国之阁”同样充斥着中国元素,不仅触目可见龙凤壁纸与花鸟屏风,还多中国瓷器与家具。当然,更吸引德国人的是中国的文化。1903年,家族中鲁布黑希特王储因痴迷这种文化,特地亲往中国,并受到慈禧召见。但要说这方面的先驱还得数大哲学家莱布尼茨,他不但对中国的蚕养技术、棉絮制作和生活方式大有兴趣,更为其背后的文化惊叹不止。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他还在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用他的说法:“我们的求知欲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大大的激发。”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国庭园闲坐

纷纷过眼诚高上,未若幽胜最难寻。风过花窗初月碎,雨来鹤径筱筠侵。批琴枕石方中雨,发篔临流漫散襟。从此游鱼知所乐,同将诗境入蕉心。

布鲁克·阿斯特夫人是美国著名的慈善家,早前在中国生活过4年,晚年为将自己的中国情结落实下来,捐资数百万,仿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在大都会博物馆二楼建起了一座原汁原味的中国庭院“明轩”。相较于西方古典建筑经典,维特鲁威《建筑十书》所强调的对称与均衡,这座庭院以小窥大、错落有致,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审美趣味。这种趣味以后在从德国曼海姆路易森公园的多景园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梦湖园等处都可以见到。之所以它们彼此呼应,是因为共有17世纪以来“东学西渐”这一源头。谓予不信,可看18世纪英国人W·钱伯斯写的《中国建筑设计与东方造园泛论》,他对为何英国园林须引入中国情调的吁请,没多少年就化为法国凡尔赛园林中中国式的“小特里阿农花园”。法国人从传教士报告中了解到钱伯斯所说与中国人的造园艺术尽相符合,所以态度变得谦恭起来。当然,以后美洲新大陆对中国园林的推崇还基于新时势的造化,但中国文化与中国趣味仍然是其中最最重要的因素。

葡萄架下校园情

盛雅萍

30年前,我被借到区教育局工作,办公楼就在大同中学的马路对面,记得那年9月初,我去局里报到,椅子还未坐热,人事科长急冲冲地对我说:“小盛啊,大同中学有一位语文老师病了,你去救救急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说:“校长现在就在葡萄架下等你呢!”就这样,我走进了大同,来到葡萄架绿荫下,等着我的是当时的副校长俞柏寒。

这座葡萄架因而让我印象深刻,也是几代老师学生的共同记忆,但为了建设新校园,葡萄架一度被拆除。但近年,葡萄架又回来了,而且规模扩大了四倍,前半部分种葡萄,后半部分种紫藤,意为

硕果累累,坚韧不拔;而且在绿藤萦绕的葡萄架下,还建了新的校友砖读书廊,造型呈北斗七星状,由校友砖层层垒砌成星辰图案,呈四向垂直延伸,犹如颗颗星座,蜿蜒闪烁,由1984届校友、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杨贵庆教授担纲设计,同学们行走其上,会经过有二十四节气的彩色瓦砖,仿佛穿梭于时空隧道,能生出惜时之感,寓意学子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断追求,志向高远。近观之,构成星辰基座的砖墙由一块块校友砖相叠而成,校友砖上镌刻着校友的姓名、入校年份和对母校的留言,他们将点点滴滴融入大小相同的一块块砖内,诉说着各自的校园情。

葡萄架重回校园,我首先想到请俞校长回来看一看,我发了一则信息给他:“30年前您在葡萄架下等我,30年后我在葡萄架下迎接您!”

令人自豪的是,校友砖读书廊荣获上海普教系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佳校园新景观。这里不但凝聚着广大校友对母校的深情,也汇集着广大在校师生的热情支持和参与。

张曙老师提议,种两棵银杏树,表明节节向上,学子生生不息。宋士广老师还撰写了校友砖读书廊创建记:“苍松翠柏,激人以向上;池塘流水,育人以灵动;茂林修竹,教人以气节;蒲桃紫藤,傲人以奋发……”

校友砖读书廊从创意设计到制砖,无不凝结着校友的深情与智慧。记得那是五年前学校百年华诞之际,一封来自美国华盛顿的校友来信激起了阵阵涟漪。2004届校友杨斌提出了“校友砖”的创意,作为广大普通校友的一员,他始终在思考,能以何种方式回报母校,留下一块砖的理念于是逐渐形成,校友的理想于是在校园内落地生根,蔚为大观。

葡萄架下读书廊,饮水思源闻书香。

今年6月,是老一辈指挥大师李德伦先生诞辰100周年。1977年3月26日,为纪念“乐圣”贝多芬逝世150周年,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公演了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这次演出《命运交响曲》,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全世界。

中央乐团上一次演出西方古典音乐,还是在1965年12月举办的纪念芬兰民族乐派大师西贝柳斯诞辰100周年专场。此后,由于极左思潮的日益泛滥和“文革”爆发,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的传播被禁。但到了1970年代,随着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提上

了议事日程。1972年,为欢迎来华商谈联邦德国与中国建交事宜的联邦德国外交部长谢尔,周恩来特意让秘书给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打电话,询问乐团能否演奏贝多芬的乐曲。但于会泳得知此事后,以时间紧张无法保证排演质

“命运”在中国重获新生

柳 迺

量为由,不许中央乐团演出。

1973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再度访华。李德伦奉命去跟江青、于会泳商量招待基辛格文艺晚会的节目安排。李德伦说可以为客人演出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于会泳却说“命运”

园吗?不过,在2月17日欢迎基辛格访华的文艺晚会上,中央乐团在李德伦的指挥下到底演奏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这是“文革”期间中央乐团与贝多芬的第一次“握手”。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依然关注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工作。有一次在与李德伦谈话时,他请李德伦详细介绍贝多芬的音乐。当谈到《英雄交响曲》时,周恩来说:“贝多芬交响曲是好的嘛。拿破仑怎么了?拿破仑并不是那么坏嘛,他是雅各宾党,是革命的嘛。拿破仑当皇帝,不是封建皇帝,是反封建的啊。他的那个拿破仑法,是彻底把封建特权铲除了。”谈话结束后,周恩来关照李德伦写一份关于贝多芬音乐的详细材料,直接送到国务院。

1976年10月,严冬过后,万象更新。第二年年年初,李德伦想起周恩来关于贝多芬的谈话,正好3月26日是“乐圣”去世150周年,世界各国都会举行纪念音乐会,这不是

一个突破口吗?于是,中央乐团专门打报告,提出在纪念贝多芬逝世150周年之际演出《命运交响曲》。当时文化部艺术局的负责人、诗人贺敬之收到报告后表示同意,然后向部长华山作了汇报。华山请示中宣部,中宣部不敢决定,便上报中央。眼看3月26日越来越近,而上级迟迟未答复,李德伦非常焦急,心中忐忑不安,甚至做好了更换曲目的准备。直到3月23日晚上9点,他才接到电话,得知政治局讨论通过,可以演出贝多芬的作品。3月25日,人民

日报刊登了第二天的中央乐团音乐会预告,其中列出来的演出曲目有三首:交响诗《刘胡兰》、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和弦乐曲《二泉映月》等。“命运”仍然不敢出现在曲目中,只是包含在那个“等”字内。但中央乐团即将演出“命运”的消息依然传遍京城,音乐会票一售而空。法新社第一时间抢发新闻,标题是:“‘资产阶级音乐家’翻身!北京纪念贝多芬,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3月26日,中央乐团在民族宫礼堂演出贝多芬《命运交响曲》,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在海内外一片欢呼声中,乐团将这套曲目又加演了五场。短短十天内,乐团六次让“命运”雄壮的旋律回荡在中国大地,几千名听众12年来第一次聆听了中国乐手演奏的贝多芬音乐。“命运”在中国的重获新生,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中国将告别闭关锁国的年月,以开放的心胸重新拥抱外国优秀文化,汇入人类进步文明的潮流中。



保罗夫人

(油画)

王征骅

起眼的校门很容易被行人忽略,可是这所以艺术见长的学校,每当管乐队排练的时候,那或是雄壮或是优美的旋律就会溢出校园流淌到马路上。西段属海军基地,于是平添了一种神秘感,那里围墙上的宣传画俨然就是一套军舰教学图,我就是在那里一幅幅地看过去,才认识了什么是驱逐舰,什么是护卫舰,可是,那里最吸引我的还是海军体工队,路边那块大广告牌写得豪气万丈:大海的骄子,冠军的摇篮。好几次,我在那里来回踱步,希冀与于泽涛、齐晖、赵涛等游泳世界冠军偶遇。

游走在广灵路一带

简 平

从长度上来说,广灵路是最长的了,这条与广灵二路平行的马路,被我看作是一条汹涌的大河,紧靠内环线高架、中环线高架和逸仙路高架,从中山

我在广灵路一带游走都有十七八年了。我喜欢那一片区域,有尘世的烟火味,也有校园的书生气,有一点神秘,也有一点杂乱中的秩序。

说起来,其实根本就没有广灵路,只有广灵一路,广灵二路和广灵四路,连广灵三路都没有,所以,如果只询问广灵路,那么谁都会找不到路,都会茫然地迷失于这片虹口区北部的密匝地带。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广灵三路,因为这似乎是事先规划好了的四条马路,但最后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规划没能实现,却是众说纷纭,有时我便在想,先前的有这条路的,或者在河畔,或者在田野间,但后来那些支流给填没了,那些农田也被居住小区的巷弄所替代。

广灵一路是南北走向的,其南端是密集的楼房,居民众多,因而这条马路犹如集市,煞是热闹,到处都是商铺,尤其是那个室内菜场根本就容纳不了那

么多的菜贩,所以每当周末的早上,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菜贩就会把整条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不过,我没看到有多少人不满,我自己也乐于穿梭其中,毕竟不少的场外菜摊与众不同,他们的品种和价格总是让人心动,而且他们还会吆喝,忽高忽低,忽长忽短。在我眼里,有吆喝声的马路才生动鲜活。

东西走向的广灵二路被水电路生生劈成两半,东段与西段不是一条直线,上下相差二三十米,按照常规应是两条路了。这两段路风格完全不一样,东段清朗,西段幽秘。东段因有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这些名校辐射,所以轻轨三号线那不断滚过的隆隆声会不知不觉地消融在树林和草丛中。其实,那里的丽英小学也很有名气,虽然并不

十日谈

我与虹口的情缘

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